



# 天山冰雪谱

司马紫烟 著

二

58

1

东54A-1

44568

5m-1

12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之一

第二册

# 天山冰雪谱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 目 录

七 ..... 219

八 ..... 245

九 ..... 288

十 ..... 332

十一 ..... 376

十二 ..... 420

## 七

万晓知一怔，道：“你要来做什么？”随即会意，笑道：“那有那许多可给你。”

高旁“哈”的一声笑道：“三弟，你以为这药丸是拿了方子去药材行兜个圈子，就可以配出千百万颗？我和臭穷酸费了十年工夫，才炼了四十颗，这瓶子里头有二十颗，足够救十几、二十条性命了，够啦！三弟，珍宝若俯拾即是，也就不稀奇了。世事不尽如人愿，即便是尽如人意，‘亢龙有悔’，说不定又有其它不如意了。”

万晓知笑道：“死秃子，你倒做起教书先生来了。”

许凌问道：“两位哥哥，什么是‘亢龙有悔’？”

高旁道：“你没读过易经么？那是干卦上面的一句话，不跟你瞎扯，咱们要赶路了。‘龙珠’记得要保管好，万万不能掉。”说完，翻身上鞍。

万晓知也跨上坐骑，道：“三弟，珍重，做哥哥的

去了。”

许凌道：“是。”挥手作别。

万、高二人策骑急驰，头也不回的去。只留下马蹄踢起的滚滚黄尘，和渐隐的得得蹄声。

许凌在他二人背影杳杳后，犹静立良久，方怏怏而归。

欧阳笑天本想在翌日返回长安，筹措英雄大会的诸项事宜，但为防太行七鬼再大举来犯，胡义人单力孤，实力薄弱，故留下作客。他与胡义是多年知交，这次拜访故友，恰巧碰上了这椿事，便义不容辞的拔刀相助，易容乔装老仆，避敌耳目，以期与敌来个出其不意的痛击。果不其然，他忽出奇兵，顺利的救得胡玲。

留在胡家庄做客的人中，最高兴快乐的莫过“小精猴”姜战，他一天里的十二个时辰，至少有五个时辰是陪胡玲吟诗诵词，端的是只羡鸳鸯不羡仙了。他俩人的亲爱情浓，害李侠大生相思病，思念远在数百余里外的师妹王娟。

许凌未堕入男女之情，整日里只是心无旁骛，勤练“冰雪罩”，他外伤、鞭伤尚未痊愈，不能练拳掌轻功，他又不擅谈天说地，唯有如往时在山谷中一般练功消遣，打发时间。

过得两日，羊羔儿从鬼门关趺了回来，伤势转好，

人已清醒，可以进食了。许凌一有暇，即同他进餐，喂他服药。羊羔儿不喜欢吃药，托词伤好不服，每次都是许凌又哄又骗的劝他服的。

“龙珠”是胡义用革囊盛了，贴肉藏好。“龙珠”名不虚传，深受其苦的寒毒，莫名其妙的不药而愈，不唯此而已，他的内力进展迅速，一日苦练，抵得昔时四日苦练，令他兴奋之极，练功练得十分着迷，几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。设非记挂着要陪羊羔儿吃饭服药，恐怕连时辰是朝是暮也不晓得了。

他两位义兄走后的第四日晚，二更末，东首窗外有物掷窗，叩的发出轻声。许凌刚练完功休息，闻声知警，起身启窗望去。但见星光下一蒙面人招手示意，许凌随手抓起一件长衫穿上，紧跟那蒙面人。

两人来到胡家庄后，五日前那晚曾到过的草地。许凌经上次一晤，知蒙面人招已并不怀恶意，躬身一揖，道：“不知前辈寅夜召晚辈来，是否另有新的训诲？晚辈恭聆受教。”

蒙面人摇首道：“不是。我找你来，是想叫你演练‘冰雪掌’、‘冰雪拳’两套功夫给我看。我亦知你外伤未尽好，我不要你全力演练，只要规规矩矩的练上趟即成，愿之兴否，悉听尊便，我绝不勉强。”

许凌沉吟半晌，点头道：“好。请前辈指点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我自当尽一己所知，倾囊相告。”说

脊，朝后飘退三丈之外。

许凌一怔，暗想：“此人似乎对‘冰雪掌’、‘冰雪拳’甚为熟稔，他究竟是谁？”虽是满腹疑团，仍一路路的将‘冰雪掌’、‘冰雪拳’演了出来。他使得不快，招式也未蕴蓄内力，但见满场拳掌飘忽虚幻，倏左倏右，飞高掠低，变化莫测。二十四路‘冰雪掌’，三十六路‘冰雪拳’，招式涵盖范围甚广，扩及三丈方圆，是以蒙面人退出三丈方圆，是以蒙面人退出三丈远的举动，会令许凌大感诧异，极欲知道蒙面人的身份。演完拳掌后，躬身道：“晚辈献丑了。”

蒙面人问道：“你今日练这两套功夫，自己觉得怎样？”边说边走近。

许凌想了想，道：“晚辈觉得比前些日子，练得比较……比较舒服。”

他寻不出妥切的词句形容，只凭自己的感觉道出。

蒙面人道：“你内功修为有新的进展，自然感觉不同。你学的武功略有瑕疵，身法不够迅捷，我曾亲见少天魁练功，你的步法与他稍异，武功也打了折扣。如果你依《天山冰雪谱》中所载，练得一点不错，那……我想可能少天魁做了保留，谱上记的有些残缺不全，倘若真是如此，那你虽在十年八年后能跻身一流高手之林，却绝无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。不过‘冰雪罩’颇为霸道，倒可弥补你拳掌招式上的弱点。”顿

了一顿，目光精芒猝射，道：“你莫非不知抑遏练‘冰雪罩’引发寒气的法门？”

许凌道：“晚辈不见‘冰雪罩’中有抑遏寒气的法门，也不知会有寒气侵体之苦。每次寒气发作，晚辈以为是练的不对，内息岔了经脉，几次想弃之不练，只是记着先师临终的嘱咐，不敢有违，才忍着练了下去。”

蒙面人目光如炬，注意着他说话时的神色，察看是否有说谎，见他神色泰然笃定，便敛隐，颌首道：“是我错怪你了，既然如此，你今后练功要多加谨慎，切莫贪功燥进，宁可荒废不练，也不可拿自己的性命儿戏，知道吗？”

许凌迟疑半晌，答道：“晚辈甚难割舍，且不敢违抗先师遗命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我明白你的难处，你……你不可让胸中的负仇之火烧毁了自己，要三思而行，行动莽撞极易误事，唯有冷静深虑，方能计及长远，明白吗？”

许凌道：“晚辈明白。”

蒙面人见他眉宇间隐现倔强之色，心知他口头上说明白，其实是不以为然，暗暗一叹差幸“他已有‘龙珠’护身，否则我立时废了他的武功，免得尚未蒙其利，先受其害。老友啊，你为何遗下这许多难题待解？你是受人挟持而写下《天山冰雪谱》的么？唉。”

少天魁尸骨早寒，只怕这世上再也无人能解答《天山冰雪谱》残缺不全的困山。蒙面人说道：“小伙子，请再演练一遍‘冰雪掌’，尽量练得慢些，我试看能否稍减瑕疵。”

许凌喜道：“是。”当下将冰雪掌再练了一遍。

没有可依凭的模范修改，怎么知道错误何在？这般改法，宛如闭门造车，功效极其有限。总蒙面人记性强，且曾和少天魁切磋过武功，虽隔了十余年，多少还得记得一点，他便就所记得的，修改身形步法。修改完“冰雪掌”，接着改“冰雪拳”，直耗了将近两个时辰才改完。

纵然十成里仅改得一成，许凌已感觉威力大增，心下大喜，声音也发抖了，说道：“多谢……谢前辈。”

蒙面人淡然道：“谢什么？你好好练就是谢我了。”劝阻无效，他换用鼓励的方法，期使许凌早日有大成报仇，也好早些罢手不练。他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你的轻功尚佳，不妨融入拳掌之中，或许能再减少冰雪绝学身法，步法的瑕疵。”

许凌道：“是。前辈，晚辈告辞。”

蒙面人眼色微显不悦，虽瞧不见脸上神色，却也可知其心情变化，只听他道：“怎么，你练熟了？练遍够了？不要多练几次？”

许凌是真的全记熟了，但不愿拂逆蒙面的好意，

乖乖的练了起来。

蒙面人见他练的半点不错，不禁佩服：“他的记性竟恁般超卓，可惜美中不足，脑筋不大好，悟性跟着差了，不然……唉，罢了。”

许凌反复练了两遍拳法，掌法，蒙面人才说道：“好了，便到此为止，你回去罢。明晚不必来，有事我会去找你。”

挥手叫他远去。许凌抱拳行礼，回庄去了。

此时金鸡喔喔啼叫，东方天际微微透出曙光，又是一天过去了。

因天色将明，许凌和衣躺了一下即起身，他内力火候已踏入“冰雪罩”的中成之境，一夜不睡，对他而言，不过是小事一椿。

他陪羊羔儿用早饭及服药后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练内功，刚盘膝坐好，叩门声音，有人问道：“可以进来么？”

语音甚为熟稔，是欧阳笑天。许凌一愣，赶紧奔去开门，道：“欧阳大侠您请进，请进。”请了落座好，又急急忙忙的倒杯热茶，毕恭毕敬的放在他面前。许凌自幼生长在仆婢之间，“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”，举止之间不知不觉染了奴才的气味，在开门、奉茶之际显露无遗。欧阳笑天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许兄不必客气，我只比你痴长几岁，多踏了几座桥而已。我和你

是平辈论算，平起平坐，切莫礼数太多，好吗？”

许凌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欧阳笑天道：“既然是，那请你也坐。”

许凌道：“是。”拉椅子坐下，神态惶惶。

欧阳笑天付道：“日后要潜移默化的修正你的心态。犹记得六年前，你的镖法已经不错，今日更是神乎其技，令我大开眼界。”

许凌被他言语勾起无数回忆，心中一点，道：“我只是遵照先师所传秘诀，依法修习罢了，称不得是神乎其技，只是几手三脚猫的庄稼把式。”

欧阳笑天察觉他言词隐含激忿，知是为昔日旧事之故，只做不知，道：“我也使暗器，见到高明的手法，自不免兴趣盎然，想做个切磋，交换心得。我引來即为此。”含笑等候答复。

许凌的确想到多年前的往事，顿时哀伤、痛恨、懊悔、怀念……诸般情绪齐涌而至泪水在眼眶打转，半晌才道：

“欧阳兄要观摩我的镖法是怎么？敝派的武功不值一晒，你既然要看，我这就练给你看，练不对的地方，祈望不吝赐教。”

欧阳笑天喜道：“不敢，咱们共同参研便是。我麻烦人帮忙扎了两个草靶，我们这就去。”说完，当先领路而行。

许凌定了定神，随后跟去。两人来到安置草靶的所在，为示诚意，欧阳笑天道：“愚兄献丑了。”双手齐扬，霎时暗器满天飞，银镖、飞刀、铁莲子、梭子……

八、九种暗器锐啸疾射，钉得两个草靶无处不有。在一扬手之间，单恁手法即可发出百余件暗器，放眼当世，只怕是绝无仅有，独一无二的人。

他缓缓垂下手掩在袖内，含笑道：“贤弟，该你了。我要闲杂人不可过来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人偷窥的。”

许凌好胜心起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打紧，即令偷看到，也看不出什么的。”话落，左右腕一翻一甩，三十四颗流星镖忽悠悠而前，去势笔直，各朝两个草靶射去，中途陡然转向，三十四颗流星镖或曲折，或回旋，在空际交叉换向，方射入草靶。有六颗划个弧线，嚓嚓嚓的射入草靶背部。

欧阳笑天神色一动，赞道：“厉害，佩服。你可以此绝技自傲，裨睨江湖。”

许凌得他夸赞，心中欢欣，但不致乐昏了头，说道：“欧阳兄谬赞了。”手指草靶，道：“那若是两个活生生的高手，纵然轻功身法绝顶，也会变成刺猬，绝对逃之不过……”猛地想到那日设若换是他应付烂面鬼，那烂面鬼恐怕绝无活理，自己的师门深仇也就报

不成了，是故话说不下去了。

抬首望了望草靶，许凌又想：

“但那天我要是能放手一搏，全力施为，不怀卑懦，必可教那恶魔负伤更重。”因此对自己的武功信心大增。曩昔他几次与敌人动手格斗，总是觉得自己武功不行，不是人家的敌手，十成本事不免减了几成，自然也少了几成胜算，该胜的反而输了。

欧阳笑天道：“雕虫小技，不算什么。我平素甚少赞人，我说的那几句话，确是肺腑之言。”

许凌大乐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不……不敢……那里……。”

欧阳笑天微微一笑，走过去拔出草靶上的暗器，逐一收妥。

许凌也过去收回自己的流星镖。

欧阳笑天道：“今日得睹贵门绝技，于愿足矣，改明儿再向贤弟请教。”他看许凌的脸色仍不很好，故而不愿打扰他的养伤。

许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脑海浮起六年前他以金钱镖击落暗器一幕，心感他援手大德，更增了几分敬意，故而执礼甚恭。欧阳笑天微微一笑，迤自离去。

许凌返回各舍，练了一个时辰“冰雪罩”，接着闭紧门户，练起“冰雪掌”、“冰雪拳”，只觉一缕若有似无的凉气随拳掌劲力的变化，在四肢百骸流转，拳掌

带起的劲风亦冰森森的。他顿时被这异象吓了一跳，呆了半晌，默诵《天山冰雪谱》一遍，若有所悟，趋步上前，举起右掌盖住桌上欧阳笑天没喝的那杯茶，潜运内力。

约半炷香之久，杯子外凝了一颗颗水珠，许凌提掌一看，杯里的茶已冻结成一块暗褐色的茶冰。他喜之不胜，付道：“我练到中成之境，可以运内息伤人，不必再怕功力高我一倍的对头，太棒啦！哼，谁敢欺负我，我就给他一下好的，让他尝尝‘冰雪罩’的滋味。”其实他在离开地热谷之时，功力便进入了中成之境，但因初运功力不纯，且其时正受寒气侵体之苦，苦不堪言，无暇留意。他在长安与众拼斗时，一招毙敌，都是冻死的，而他没发觉，不知道罢了。

他想告诉群侠此事，唯念头一转：“跟他们说做什么？我的功力不是比不上胡大侠、欧阳大侠，说不定连姜兄、李兄也强不过。说了不被笑才怪！”便不去跟他们说了，羊羔儿也不得耳闻。

他虽认为自己不如人，却傻劲不减，练功依旧练得很勤，毫不懈怠，因为他要报仇！隔了两日的午后，许凌练拳掌渴了，正喝茶解渴，叩门声响了几声，门外之人禀道：“许爷，我家老爷请您到大厅一趟，有急事相商。”

许凌一愣，放下喝了半杯的茶，说道：“知道了，

我换件衣服即刻就来。”

门外传话的庄丁答应自去。

许凌寻思：“有急事？会是什么事？是太行七鬼又来了？不管，去了再说。”除下汗湿的内衫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快步来到大厅。

厅中十余人或立或坐，全是熟面孔，竟是五湖帮一千人。东边坐在首位的是五湖帮主“铁斧金刚”冯占青，其下首是副帮主“判断笔”刘世金，另外是十名虎背熊腰的“铁金刚”陈锐，“豪哭狼”楠南，“白眼狼”北浦心，另外是十名虎背熊腰的“七十二煞刀手”。长安分坛主“辛辣手”杨澜波没有来。

东边首位坐的是欧阳笑天，次是姜战、李伙。胡义端坐在厅中主位。两边的人都刚坐定不久，许凌便到了。

厅门口人影投入，冯占青斜眼瞅见来者，沉声道：“擒下。”

楠南、北浦心闻令抢出，一言不发，四双手或扣或扭，欲待活捉。他二人与许凌交过手，知他武功不算高，皆认定手到便可擒来，但手上还是蓄了八成劲。

许凌看他们如此蛮横，怒火涌上，当即连劲布满全身，便要出手，以报昔日之辱。楠、北这两条狼快，有人比他们更快，青影一幌，欧阳笑天拦在中间一站，潇洒地笑道：“两位是干什么？着急么？”

楠南、北浦心大吃一惊，慌忙撒招后退，险些和欧阳笑天撞了满怀。

冯占青浓眉一挑，道：“胡庄主，欧阳兄，两位难道真要庇护贼子恶人？”

欧阳笑天摇头道：“冯帮主此言差矣。”

胡义道：“帮主所说的贼子恶人是何指？”

冯占青虎的站起，道：“胡庄主，你不要打哑谜，装糊涂，我明明知道我说的是谁！冯某为的是武林和平，江湖安危，特来诛除邪魔歪道，维护武林正义。小魔不诛，待其成了气候，闹得天下腥风血雨，鸡犬不宁，就算恶魔伏诛，也是晚了，迟了！胡庄主，你也一代大侠，万万不可听信奸贼的花言巧语，致而污了侠誉清白，这等重大关节，请胡庄主慎思。”言词咄咄逼人，颇有兴师问罪之意。

胡义不以为忤，扶须笑道：“冯帮主言之有理，胡某诚意受教。”

冯占青道：“那么请冯庄主将人交给我们带走。”欧阳笑天说道：

“冯帮主，陈年旧事已成过去，提来做什么？流星门主王潇先生的关门弟子，多日前已答允交还《天山冰雪谱》，是以这件公案至此结束。”并概略叙述许凌相助胡义抗拒太行七鬼，镖伤烂面鬼，自己也中了敌人毒计诸事，相赠“龙珠”一事则略过不提。冯占青

领首道：“啊，原来有这许多曲折。”姜战道：“冯前辈一见着人就喊抓，我们根本不及解释。”

李侠道：“冯前辈做事一向深谋远虑，今儿怎么错算了？弄得大家不愉快。”

他二人素来对冯占青本人，及其统辖的五湖帮都没好感，设非家中尊长再三告诫不可得罪五湖帮，他二人言词要更不客气十倍。

纵然他二人仅稍做嘲讽，五湖帮众人已觉得刺耳之极，俱现怒色，刘世金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两位少侠未免太苛刻了，难道令尊终生不会犯错么？……”

他待再说，冯占青挥手制止，道：“这件事本座是处理得草率。”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胡庄主，欧阳兄，两位对处理此事是否早有腹案？”说话时，示意二人退返原位。

欧阳笑天道：“许贤弟，进来坐。来。”

许凌道：“是。”向胡义等人拱手行礼，但不睬五湖帮诸人。

五湖帮众人瞧在眼底，气在心头。

胡义说道：“欧阳兄的意思是召开英雄大会，在天下英雄的面前宣告，随后由许贤弟亲自将《天山冰雪谱》送到少林寺，呈交掌门慧星大师，了结这段悬之多年的公案。冯帮主以为如何？”